

# 载满青春记忆的绿皮火车

陶广斌

新晚报

08

2023年  
12月15日  
星期五

人  
生  
记  
忆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 程世欣



赶车的疲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在这样单调乏味的长途旅途中，人们是比较容易沟通的，

很快我就和他们聊了起来，才知道他们是上海知识青年，前年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萝北十团，现在是回家探亲后返回兵团。他们的家恰好离我的学校不远，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一些，说的话也多了起来。我不经意地说：“你们到了哈尔滨还要去三棵树立站转车。”

“什么？去三棵树立站转车？”女青年用上海话叫了起来，眼睛也一下子睁大了，好像立即睡醒了。我赶紧说：“是真的，不信你问问列车员。”她听后，顿时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，那个男青年六神无主地看着窗外。我问他们，怎么了？

男青年指着行李架说：“你看这些大包都是我俩的，家里不放心，怕我们在北大荒吃苦，所以给我们带了这么多吃的用的。原以为在哈站换车去萝北，不用出站台，也能上去火车。要是去三棵树立站换车，这么多东西，我们怎么去啊？”原来，他们在为如何转乘发愁。看到他们一筹不展的样子，我也暗暗为他们忧虑：这么多东西是够他们受的，要不，我帮帮他们？但另一个声音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：“萍水相逢，为啥要帮他们？再说自己带的东西也不少啊。”想来想去，最后我还是决定帮帮他们，不管怎么说，到了哈尔滨我就到家了，也就是这个地方的主人了，咱们哈尔滨人都豪爽仗义，决不能看到别人有困难不出手相帮啊。于是，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别发愁了，到了哈尔滨站，我帮你们去三棵树立火车站吧。”听了我的话，那个女青年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许多，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，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。男青年也连忙说：“怎么好意思麻烦你！”

“没关系，谁都有碰到难处的时候。”听我这么说，那个女青年脸上也云开雾散了，只见她的眼睛又笑成了一条线。

很快夜幕降临了，火车不知疲倦地驶向前方。车厢里的人们都困乏地东倒西歪。不时传来对面开过来的火车的啸叫，一道道亮光掠过人们的脸，似乎想唤醒那些昏昏欲睡的旅客。

第二天下午，火车终于停在了哈尔滨火车站。我先下了车，放下我的旅行袋后，便从列车车窗接下他俩的包裹，不一会儿站台上便堆起了一个小山包。我对他俩说：“这么多的包，就我自己也不行，你俩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一位家在车站附近的同学来帮你们。”说完我就背着自己的包离开了站台。

我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我的一位高中同

绿皮火车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旅客列车最具代表性的火车，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国铁路运输的主力军。进入20世纪90年代，才有了白色、红色、蓝色等颜色的列车。这些不同的颜色代表了列车的不同种类，折射出中国铁路运输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景象。然而，我却依然对绿皮火车有着特殊的情感，每当我看到不同颜色的列车飞驰而过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50多年前，乘绿皮火车时的情景，以及那时发生的事儿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在上海读大学期间，每年寒暑假都要坐3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往返于上海和哈尔滨之间，舟车劳顿之苦不必多说，能买到半价的学生票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了，因为假期是出行高峰期。每年学校还未放假我便提前预订了回哈尔滨的车票，学校通知放假后，我便立刻启程了。

1973年7月，上海的天气格外闷热，即使坐着不动，汗珠子也会像豆粒一样渗出皮肤。因为回家心切，已顾不得这些了。那天上午，我把两个很大的旅行袋一前一后挎在肩上，手里拎着坐两天火车的口粮，准备赶往火车站。同学们打趣我说，像一个跑单帮似的。还有的同学好奇地问：“你咋带这么多东西？”我跟他们说：“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给亲朋好友捎带的。”是

啊，那个年月物质匮乏，商品紧俏，物流不畅，一些上海特产，诸如白塑料底三紧鞋、的确良衬衣、大白兔奶糖等，在东北都是很受欢迎的稀罕玩意儿。每当临近期末，一些亲朋好友便捎信托我买这买那的。我也不好意思推托，反正倚仗我年轻力壮，倒也没在意多带点东西。

从学校所在地到上海北站路途不算近，要先坐郊区汽车再换市区公交车，市区还经常堵车。所以当我赶到车站时，已经检票多时了，车站不停地广播，督促旅客赶紧检票上车。我心急火燎，三步并作两步地通过了检票口。

当我踉踉跄跄地刚上火车，火车就开了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没耽误上车，我不禁暗自庆幸。因为是始发站，车厢里站着的旅客不多，我很快就找到了座位，但是两边行李架上早已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包裹，看着就眼晕。我索性把两个旅行袋塞到了座位底下，然后坐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一颗七上八下的心总算平静下来了。

这时我才注意到对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。男青年瘦高个子，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，略显稚气的样子。女青年胖乎乎的，矮墩墩的，一双细长的眼睛好像没睡醒。他俩正操着吴侬细语旁若无人地说笑着，我想他们一定很早就上车了，

学，也是我的好哥们儿一起来到站台上。见我回来了，他俩赶紧迎过来。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我想此时他俩心中那块石头才算落地了。

我们四人连背带扛，出了车站坐上公交车，很快就到了三棵树立火车站。还好，没有误点。

当我和好哥们儿帮他俩刚放好包裹，火车就要开了，我们赶紧下了车。在站台上，他俩把手伸出窗口紧紧和我握手，千恩万谢溢于言表，我清楚地看到，女青年那双好像睡不醒的眼睛旁挂着晶莹的泪珠。

去萝北方向的绿皮火车缓缓开动了，那伸出窗口不断挥动的手臂渐渐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

这一路的奔走，我早已汗流浹背了，然而此时我却觉得，哈尔滨的夏天是如此清爽明朗，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

假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又乘着绿皮火车回到了上海的学校。

一天下午，一个同学喊我，说楼下有人找我。我赶紧跑下楼去，只见一位长者站在那里，见到我连忙走过来，握着我的手忙不迭地说：“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真不知道我女儿怎么能上得去火车，你真是个好青年，我女儿特别嘱咐我一定要来感谢感谢你。”原来他是那位女青年的父亲。我赶忙说：“这不算什么，别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会这样做的。”

我们聊了一会儿，他便告辞了。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我想每个人都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尽力去帮助别人，别人也会帮助自己，在一个和谐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不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吗？

时间像流水一样，转眼间50多年过去了，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如今，人们外出旅行且不说可以乘飞机，如果乘火车，高铁、动车、特快可以任意选择，速度之快，转乘之方便，乘车之舒服，都是从前难以想象的。另外，现在物质丰富，物流畅通，出门再也不需要携带大包小裹了，更没有当年知青离家，去千里之外上山下乡的事了。

然而我以为，在那个尚不富裕的年代里，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情感却是极其珍贵的，也是不应该被忘记的。特别不应该忘记的，还有那个承载着我美好青春记忆的绿皮火车。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